

# 人工智能不是文学的敌人

王小英

摘要：作为极少数能改变社会架构的技术，人工智能进入文学领域是不可阻挡的。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高效、快捷地收集素材并进行作品生产，而且也能对文学活动进行审查、推送和分析，提高阅读效率，为文学赋能。但因不具有反思能力，也无法作为责任主体存在，人工智能代替不了作家和批评家，更代替不了读者。人工智能不是文学的敌人，而是文学领域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参与者。建构和规范人工智能与人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重构文学秩序，为文学注入活力并减少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学；伙伴关系；文学秩序

技术发展的最初动因虽然是促进人们的美好生活、节省人力。但近几百年来，技术恐惧越来越普遍，甚至早在18世纪末，英国的工人们就因为担心丢掉饭碗，发动过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让印刷《泰晤士报》的第一台蒸汽印刷机毁在了工人之手。书籍、报纸、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电脑、互联网、大数据在刚出现时都引发过人们的惧怕，也都遭到攻击。这种攻击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技术应用进入日常生活而淡化，进而被接受为默认状态。不过，当另一种新技术出现时，攻击、反对、不可阻挡地普遍

化应用、接受这样的戏码又会重演一遍。如今，受到争议的新技术之一就是人工智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引起的恐慌也波及了文学领域。ChatGPT会不会影响文学创作，替代作家，文学的性质会不会引发改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在文明的层面，放弃人工智能是不可行的。领导者们将不得不直面这项技术的影响，他们对这项技术的应用负有重大责任。”<sup>1</sup>既然我们无法拒绝人工智能进入人类文明，那么我们有必要仔细考量人工智能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以争取高质量的文学发展为目标，讨论如何更好地在文学领域接纳或限制人工智能。

## 一、直面大环境：人工智能改变了文学的周遭世界

人工智能不是单一的行业或产品，而是跨进众多行业的赋能者。单就自然语言处理工具来说，人工智能驱动的程序就有ChatGPT、文心一言、小爱同学、度晓晓等。并且，在视频、绘图、声音剪辑等领域也有表现出色的人工智能平台Synthesia、Midjourney、Lander。特别值得注

1 [美]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滕洛赫尔：《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胡利平、风君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262页。

意的是，人工智能也被运用于正式的医药研究、军事行动、金融市场中，并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2020年麻省理工学院便使用人工智能研发药物，且成功地发现了一种新型抗生素 Halicin。俄乌战争中人工智能的使用频率相当高，也对战争局势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各个领域和行业都在融入人工智能，人类生活的环境也日益成为一个人工智能共存的生活语境，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不由自主地被人工智能推着向前走。

拥有强大的学习和更新能力的人工智能，正在或将会取代很多种类的工作，从而对各种从业者构成威胁。如果说卢德运动中，对机器充满恐惧和敌意的还是在生产一线的工人的话，那么人工智能这种类人的智慧机器，让作家、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原以为自身工作具有不可取代性的人也充满了不安。2023年10月，清华大学沈阳教授用AI创作的、作者署名为@硅禅（人工智能）的《机忆之地》在江苏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中获得二等奖，更是肯定了人工智能文学能够与人类创作的文学相媲美，也将文学创作者面对的威胁直接摆在了面前。

人工智能也通过介入我们的感知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通过导航来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通过大众评分来衡量餐厅的品质，通过票房来判断电影的好坏，而这些都是被媒介化了的感知。“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融入人工智能，并最终以人类无法直接创造或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运行，这些软件将成为一种可能增强我们的能力和经验的动态信息处理强化器，既塑造我们的行为，也从我们的行为中学习。”<sup>1</sup>人工智能之所以引发人们的恐慌，是我们都意识到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现实、知识和思想。

人工智能改变文学关涉的现实世界，同时

也改变文学创作者、文学监管者、文学批评家。我们可能直接关注到的是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目前的人工智能水平来讲，其运用于优秀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借用人工智能对文学进行监管和评价，或者对文学进行初级过滤，则正在实践。

人工智能是否如15世纪欧洲印刷技术的发明那样，引发一场广泛的思想革命？答案是肯定的。印刷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个人与知识的关系，信息被一些人或团队垄断的状态被打破，新思想通过小册子得以进行传播，结果导致了宗教改革、国家主权概念的调整和科学的新发展。这些新思想搅乱了既有的生活方式，也重塑了社会秩序。人工智能统观了数字信息的全局，我们平凡生活正在被人工智能悄无声息地渗入，并塑造我们的体验，改变我们的直觉。以文学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网正在开发AI阅读，假如我们阅读的文献是通过人工智能过滤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但结果好坏尚且未知。

人工智能的到来，对文学而言，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文学所面对的周遭世界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人工智能渗透到人们平凡生活中的世界，现实因此而改写；其二，文学事业进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也进入到作品创作、文学研究、批评推广等各个核心环节中去，成为堪比人类的新参与者。

面对文学变更的常态，我们没有必要比原来更加惊慌。毕竟文学变更也不是今日才发生的，我们曾经抗拒过用电脑写作，认为不如用手写，不能留下思维的痕迹，也曾抗拒过电子书，但今日这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成了默认值。很少有作家不用电脑写作的，甚至为了更加专注地用电脑写作，还有诸多如“小黑屋”之类的写作助手软件被发明出来。然而，这些都威胁到文学的存在了吗？没有。今天的文学题材比原来任何时代所覆盖的范围都要广泛，写作者和读者所覆

1 [美]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滕洛赫尔：《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胡利平、风君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盖的年龄段和文化层次都更加全面。文学改换姿态，照样存在，文学研究者在屁股后面追着跑。但我们需要厘清的是，人工智能之于文学，哪些是可能且可以的，哪些是可能却不可以的，这将有助于实现文学作为人类事业的良好发展。

## 二、“人工智能文学”：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的结果

虽然人工智能的语言行为方式看起来像人，但一如既往的技术不具备自我反省意识、人类的动机和意图一样，人工智能文学也不具备。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虽然使之具备了独立创作、监管的能力，但任何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的正义原则，而正义原则需要覆盖到文学领域。这种情况排除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创作者的可能，而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以合作伙伴的关系与人相处，它在文学活动某些环节的使用必须受到限制。同样，人类与人工智能以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的文学活动，也是需要冠以“人”之名的。

从理论上讲，人工智能可以生产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将这些作品通过大数据精准计算推送给人们，使得这些不具有人类创作者的作品获得其读者群体，此时的人工智能就获得了如今“虚拟偶像”<sup>1</sup>般的存在。但人工智能作为虚拟偶像与其他偶像相比，具有相当大的威胁性，它的运作原理晦涩难懂却易于传播，没有情感和自我意识，却能根据符号痕迹“算计”粉丝群体。因此，自主人工智能的文化活动必须以能被审核为前提。虽然由人工智能的算力和算法推广的文学能更精准地贴合读者的需求，但也带来扩大认

1 指无实体形式的偶像，通常是动画、漫画、计算机图形学、广告、小说等制造出来的，按照一定的商业或文化目的在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进行活动的偶像，譬如虚拟歌手星瞳、《2060》节目选手浓密仙、美妆博主“柳夜熙”、由《盗墓笔记》小说而来的纸片人偶像张起灵、由《全职高手》小说和动漫而来的叶修等。

知偏差的问题，对这一缺憾的弥补需要跳过人工智能的直接沟通来达成。

我们与人工智能合作而成的文学，当然可以进入到文学竞争赛道。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某些领域，譬如翻译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机器翻译早就开始大规模使用，只是更多时候最终版本是由人来定夺的。以获奖的科幻小说《机忆之地》来看，它的创作是清华教授沈阳提示 AI 按照卡夫卡风格，经过 3 个小时 66 次对话<sup>2</sup>，从输出的 4 万多个字符中挑选出 5 千多字符完成的。设定风格、引导、挑选和删减都是由沈阳完成。从完成时间来看，这个效率并不高，工作量也不小。况且，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主办方特意邀请了长期从事 AI 研究的沈阳来参赛，且沈阳在引导 AI 创作的过程中，也参考了江苏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主任付昌义的建议。后者可以说是科幻小说研究界的资深人士，对如何引导 AI 编织故事提出了文学方面的建议。整个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AI 的使用者，AI 充当了合作伙伴的功能，甚至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作者身份对获奖起到了促进作用。假如评委们一开始就都知道这部作品是人工智能创作的，可能会拒绝给奖。也就是说，作为合作伙伴的 AI 并没有自主性，但与之合作的人类伙伴却拥有尊严和自主性，包括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我们可以期望在文学领域，人工智能和人类将共同探索文学事业。

无论人工智能是否参与文学创作，文学的最终读者一定是人。人工智能即便生产效率再高，没有读者的文学作品都是无意义的，而这个意义既是作品提供的，也是包括作家、出版商、编

2 是钟寅：《现实比小说更科幻？AI 创作的小说拿下科幻作品奖》，《现代快报》，[https://view.inews.qq.com/k/20231019A07328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https://view.inews.qq.com/k/20231019A07328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清华教授用 AI 创作的科幻作品，参赛并获奖》，<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91997814475997711/?wid=1706586795369>。

辑、运营人员等文学从业人员所赋予和加持的。其中作者的情感、身份、经历起到了很大的意义加持作用。回望过去，我们对李白、杜甫诗歌的理解总是与对他们生平经历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其人其诗其作经常是合在一起的。假如作者署名是人工智能，这点就很值得怀疑，正如2017年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人工智能“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几乎无人问津、评价甚低一样。从责任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文学是不存在的，因为能够承担文学责任的只能是有自主性、尊严感的人。正如我们不将运用某种电脑程序创作出来的作品归之于电脑程序，而是将之归之于使用者一样。冠名权和责任权应是一体的，也是应该有一个实体的人对之负责的。

与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相比，人工智能对文学阅读的影响更为广泛和隐蔽。没有被接收认可的文学不具备持存价值。即便如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样晦涩难懂、缺乏可读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名列经典，也是在一定的时代被推崇、引发重大社会影响的作品。而这些都是以对文学的接收和理解，即便是以不完全的、部分的、千人千见的理解为前提的。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其在中国最初被译介时，得到了叶公超、卞之琳、袁可嘉等人的大力推扬和阐释，让人不明觉厉，也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人工智能之前，大数据算法就善于“投其所好”地向人们传递信息，让人沉迷其中。人工智能的超高算力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而这一结果是作为消遣、研究、批评的文学阅读深度的削减和单一化。个人对文学作品拣选和理解的能力变弱，人工智能的作用就会增强和扩大。换言之，我们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大概率是经过人工智能过滤了的，而这种过滤是对我们进行数据跟踪和计算的结果，是根据我们的偏好来“推荐”或“推送”的，其结果可能会坐实并加深我们的成见。想象一下，借助人工智能

的算法和算力，人们快速进行文学阅读和研究，得到的是什么呢？节约了大量时间，同时接触到了被人工智能咀嚼过的文学干货或者残渣。

### 三、价值观持守：规范人工智能参与的文学秩序

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像一个体验和了解世界的‘生灵’——一种结合了工具、宠物和心智的存在”<sup>1</sup>。在这种情况下，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文学工作者为了文学事业接纳它、与之磨合调适，而不是一味地抗拒、批判，不仅是务实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与人工智能合作的文学产品是属于人的，反思作品的缺陷，考虑作品与情境的适配度<sup>2</sup>，也是属于作为人的文学工作者的范畴。

文学要打动的是人心，而人心是什么，是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体悟和洞察。如ChatGPT那样的人工智能按照人类的命令，写出一篇达到中等偏上水平的小说早就不是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创作就能登堂入室。人究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的乐趣不仅在于故事的巧妙或传奇，也在于对人际关系中人的描摹，对其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理性与非理性的个性刻画，而这些之于人工智能非感情化的计算品格来说，是很难达到的。正如《明朝那些事儿》中最优秀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以现代的世界观和视角来观照历史一样。这种“观照”不是人工智能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可以达到的。同样，汤佳佳的《差点就脱单了》中被读者标记、争议和赞赏的点，也并非只是故事，而是包含了价值观的人物言行，譬如：“归根究底，他需要学会与人沟通，只有能

1 [美]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滕洛赫尔：《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胡利平、风君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266页。

2 现在在互联网上识别人非机器的常用方式是拼图，正是因为人工智能无法考虑情境来解决图像识别的问题。

够为他人带来利益，他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持续掌握人生的话语权。”<sup>1</sup>这种表述就不是故事，也不是人，而是基于社会对人之行为的判断。文学是包含了人情世故的故事，而对人际社会的复杂性、混沌性、不确定性的理解，是人工智能难以用语言评价的。此外，人工智能生产的虚假信息以非虚构文学的名义广为传播，这种情形也会带来巨大的威胁。遏制这种传播，将有助于保护人类在处理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关系尺度上保有至关重要的话语权。

同样，人工智能参与的文学行为需要监管，这些行为包括创作、筛选优秀作品、监督文学阅读。人工智能参与的这些工作都不可以自动运作，而应在由人类监视、监督和控制的前提下来进行。与人工智能的复杂设计相反的是，其扩大应用非常简单。当人们的行为因人工智能而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时，人工智能在监视文学相关活动上将比人更加高效和有力。人们习惯用人工智能赋能的技术感知和处理文学相关信息，人工智能技术被赋予一定的目标函数和运行程序。但对文学活动的监管是与人类的价值观关联在一起的。人工智能不辨善恶，因此对参与文学活动的人工智能的监管，需要的是人，其标准应该依据我们的价值观来定。

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人文工作者并不具备拒绝人工智能的能力，也抗拒不了社会的人工智能化，但运用和监督这项技术，或者至少对之保持一定的了解，将之作为自己文学活动的利器则非常有必要。我们可以转变内心，改变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敌对态度，建立与人工智能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境由心转”，消除我们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慌。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存在主从之分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人类应该充

当伙伴关系中的主导者，但在某些情况下听从人工智能的判断将会是更明智的选择。然而，不让人工智能充当决策者，应该依据人类的尺度。

在文学实践领域，我们不应该拒绝人工智能与人合作完成的优秀作品，但我们应该对人工智能的运用划出界线。人工智能的手段可以用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可以是人与AI合作甚至是顺从它的结果，这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没有任何难度，但对其进行删选、组合、排列，为之负责的只能是活生生的人。人工智能的文学活动规则，需要由人来定。人工智能的算法和算力应该依据我们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来运用。人工智能参与的文学活动，应该是向善而行的。人工智能不是文学的敌人，而是在有规则的秩序下，人类主体为之承担责任的前提下，与人类共同进行文学事业的伙伴关系。

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中国的优势在于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力量，这有利于将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塑造朝更符合社会利益而非商业服务的方向推进。这种状况对文学的影响是有益的。文学产业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文学也是塑造人心的事业，文学携带的情感力量和社会动员性质能够塑造未来。人工智能在提高文学产能方面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推广优秀的文学作品方面若能按照有益于社会的方面进行，将会是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器。我们可以期望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兼具口碑与市场的文学佳作出现得更多。在重要的问题上尊重人工智能的意见，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譬如面对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人工智能的阅读量和阅读速度会显著超越人类，人工智能对网络文学整体的判断会比人类的判断更为全面。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在很多领域都展现为强强联合，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对人工智能加以合理和有力的规范，在文学领域也能携手并肩，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1 汤佳佳：《差点就脱单了》第一章，<https://yd.qq.com/web/reader/da332870813ab8849g01358ck4e73277021a4e732ced3b55>。